

笔下的方言

张 鸿

今夏大家都在聊一部潮汕方言电影《给阿嬷的情书》。这部片子上映前没人看好,全素人阵容,对白基本都是潮汕方言,排片少得可怜。结果口碑把片子带火后,方言版反而成了观众主动选的版本。做了半辈子文字工作,我忍不住想:电影能做到的事,文学能不能做到?

方言出现在电影里,不是今天才有的。早在1933年,就有了粤语有声片《白金龙》。后来的电影,《黄土地》里有西北方言,《疯狂的石头》用重庆话让喜剧更接地气。这几年,《爱情神话》里的上海话被夸有腔调,《路边野餐》里的贵州凯里话读诗被追捧,各地乡音轮番登上大银幕。如今又有了《给阿嬷的情书》,它让全国观众心甘情愿盯着字幕哭了两个小时。

方言在银幕上能火,在纸上呢?

我做编辑这些年,收到过不少带方言的稿子。有的写得真好,那股子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语言力道,换成普通话就少了那个味儿。广东是语言大省,粤语、客家话、潮汕话,各有各的腔调和脾性。你让一个潮汕阿嬷用普通话讲“食未”,味道一下就没了对。潮汕话被学者称为古汉语的“活化石”,不光是语音词汇的历史遗存,更关键的是它仍然活在一代代人的日常里。

方言装着地方的风俗和智慧,也养着地方戏和曲艺。方言给文学带来的,不只是特殊词语,更是一整套民间看待世界的眼光。

方言写作这事,我觉得有意义,但传播确实是个问题。我退过不少方言稿子,不是写得不好,是真的读不懂。有些稿子方言浓度太高,满篇生僻字,一边读一边猜,读到第三页就放一边了。有个潮汕朋友给我一篇小说,开头一段用了七八个方言词,没加注释。我跟他说了,这东西发出去,除了潮汕人谁看得下去?他说方言写作就是要原汁原味,我说原汁原味没问题,但你得让读者读得懂呀。

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困惑,文学史上一直有个问题。《红楼梦》《水浒传》虽然带些方言,主体还是白话,流传比主要以吴语写成的《海上花列传》广得多。赵树理的小说方言土语多,但读起来顺畅,因为他的追求是“老百姓喜欢看”。柳青在《创业史》里,叙述用书面语,人物对话用陕西方言。这种分寸感,到今天也罕有人能比。

有些作家在方言写作的路上走得更远。金宇澄的《繁花》用“改良沪语”写,拿了茅盾文学奖,书里那个“不响”,上海人一听就懂,外地人得靠上下文猜;韩少功的《马桥词典》以方言词条为叙事骨架,用当代汉语阐释地方性语言,重构了一个湖南村庄的微观世界;林白的《北流》深挖粤语语言特质……这些作品证明了方言在文学里的可能性。但事实摆在那里:方言用得太多,传播受限;用得少了,似乎又不过瘾,丢了地道的东西。

《给阿嬷的情书》让我有了新的思考。导演蓝鸿春说得实在,潮汕文化是载体,情义与亲情才是内核,乡愁、坚守、善良,全人类共通。观众听不懂潮汕话,照样能被故事打动。你听不懂“食未”,但你能感受到那句问候里的温度。电影有字幕,文学有什么?生硬的注释和括号释义没法完美地解决问题,且会让阅读磕磕绊绊。好的方言写作,靠的是语境,让读者在上下文里自然猜出词义;靠的是分寸,方言像盐,放多了咸,放少了淡。

随着普通话的普及,方言的使用场景少了。不少青少年只能听懂,没法流利开口,擅长方言写作的创作者自然跟着减少。其实方言写作的核心,从来不是用或不用,而是怎么用。电影用字幕搭了一座桥,文学也需要自己的桥。可能是更克制的方言浓度,可能是更精妙的白描,也可以像《马桥词典》那样,借方言的视角重构一个世界。

写的人得替读的人多想一步。扎根方言的表达,最终要抵达的,是所有能共情人性的读者。



钱花,真的特别知足。”老魏指着旷野之上铺展的新城对我说。

我问老魏:“雄安建设的是未来之城,你不怕有一天机器人抢你的饭碗吗?”老魏笑着说:“这个不用担心。下一步,我们的游船会安装北斗系统,统一调配,自动规划航线,线上平台统一售票,我们这些船工再也不用蹲码头抢客源啦!即便将来所有游船都换成无人驾驶,也离不开我们啊!因为我们会讲白洋淀的故事,讲我们身边的故事,机器人可做不到。”

听着老魏的讲述,我心里感触很深。孙犁笔下的白洋淀,风骨凛然、景色秀美,却藏着老百姓一辈子的清贫与奔波。《小兵张嘎》里的白洋淀,芦苇是掩护,淀水是饭碗,老百姓靠它守着日子,也守着尊严。老魏童年时的白洋淀,绿水碧波只能看,不能满足生活需求,年轻人被迫远走他乡。来到新时代,还是这片淀水、这片芦苇,光景彻底不一样了。漂泊的游子纷纷归来,故土变得热闹兴旺。千年大计,说到底还是要让更多百姓过上好日子。像老魏这样的普通人,前半生漂泊,后半生安稳的人生,就是雄安乡土巨变最真实的缩影。

夕阳光柔,淀风轻柔,满淀荷香悠悠荡荡。到了码头,小船稳稳靠岸。老魏与我们道别,驾着他的船掉头驶向碧波荡漾的白洋淀。

晚风拂面,荷香沾衣。回望暮色里的白洋淀与雄安,自然与现代交融,一派安宁祥和。我想,雄安之美,不只在现代化的高楼盛景、数字化与人工智能,也在于无数归乡的游子岁岁烟火的安稳,年年丰足的盼头。一淀碧水承岁月,一叶小舟阅沧桑。船工老魏平凡的半生起落,折射着雄安给时代交出的最温暖、最真实的答卷。

白洋淀上

李志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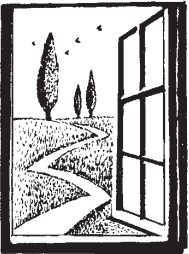
是安稳日子?现在家乡大变样,处处有机会,我何苦还在外漂着?想通后,我一咬牙关掉店铺,收拾行李,回到老家。”

阔别20多年,故土早已脱胎换骨。村落变整洁了,荒芜淀岸变成秀美景区。老魏看准水乡旅游的好势头,拿出多年积蓄,置办了这条游船,日日泛舟荷塘苇荡,接待四方游客。

聊起这几年的发展,老魏笑得特别朴实:“守着家,不用思乡,不用奔波。踏踏实实干活,一年能有30多万元的收入。搁以前,我在外拼死拼活干一年,收入也远远不及现在。这日子,是以前做梦都不敢想的。”

船行淀心,清风徐徐,苇叶沙沙作响。雄安的发展不光老魏一家受益,据他讲,整个北六村的人都实实在在在沾上了雄安的光。从前的平房变成了绿地、公园,家家户户搬进宽敞明亮的楼房,小区干净,配套也好,住着舒服又体面。

“养老更不用发愁。我去年到了退休年龄,每个月还有退休金,日常生活完全够用。我们这代人,年轻时吃苦受累、四处漂泊,劳碌半生。老了能赶上好政策,有房住、有活干、有



年也没多少收入。为了讨生活,他20多岁时告别亲人,一路往西,去了新疆一个偏远小县,在那边做点小生意,一待就是20多年。老魏说,在外打拼的20多年里,日子看着体面,实则满是心酸。小县城冬天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,严寒刺骨,夏天烈日暴晒。他一个人在外开店,起早贪黑进货卖货,事事操心、无人帮扶。逢年过节,别人家团圆热闹,唯独他孤身守店。夜深人静的时候,最想念的就是白洋淀的水、家门口的芦苇,心里空落落的。那时候他总以为,自己这辈子,注定漂泊异乡。

说起家乡变化,老魏原本低沉的情绪一扫而空,眼里焕发出光彩。他说是雄安的建设给了他机会。2017年雄安新区设立,消息传到新疆,他心情非常激动,也非常矛盾,是留在新疆还是回家乡参与建设?之后,他天天看新闻、看亲戚发的视频,看着老家一天一个样:土路修成宽阔大道,旧平房变成崭新小区,白洋淀经过治理,水质越来越清、风景越来越美,来游玩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……

“我当时就想,在外奔波半辈子,图的不就

来整理童窗的手稿,才越来越了解建筑,越来越了解祖父。

童窗为了向世界介绍中国古典园林之美,用英文写就了著作《东南园墅》。后来,童明对其进行了重新翻译。而文昌巷52号的老宅,成为童明将祖父的建筑遗产从纸上搬到生活的又一次实践。他一次次回到原先的家,与祖父“对话”。

住宅本体保持原状,西侧新馆沿袭旧宅风格,清水混凝土墙体、红瓦层叠坡顶,以及顶窗、假山、小喷泉等设计,让它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。走进住宅区,一切家居陈设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。童窗生前最爱听的贝多芬黑胶唱片、经常翻阅的莎士比亚全集、一卷卷摄影胶片、密密麻麻写满英文的欧洲旅行手账,还有各种草图、与亲友的往来书信,甚至童窗当年的电费缴纳收据,都原封不动地保

留在原处。

最好的建筑,总能听见生活的声音。童窗把园林精神放进自家院落,安顿一己之心。他的后人选择把院落打开,让更多人在此获得精神的栖息。新生的童窗建筑馆,举办过多种形式的展览及公共活动。在“以旧带新”的城市更新中,这片浸染童家三代岁月的院落重新焕发出生机。

文昌巷52号院中绿意依然,花草树木错落有致,阔大的芭蕉叶摇起一阵凉风。馆内,童明以祖父的《江南园林志》为根基,讲述着诗、画、园相融共生的东方美学。人头攒动中,他的声音时而低沉,时而明亮,仿若穿梭在两个时空。

林员》竟“翻山越岭”,到北京展出了。在村里当了整整10年护林员的老全,从此迷上了画画,每天巡完山林,身子再累再乏,只要坐到画布前,人就来了劲。走过的山山岭岭,看见的花花草草,遇到的动物怪石,都涌到了笔底下,活在了画布上。有时都躺床上了,脑子里还在琢磨,又爬起来,开了灯,添上几笔。以前只敢叫画儿,慢慢地敢叫“作品”了——欣赏着自己的作品,老全也说不准心里是啥滋味儿,就两个字:敞亮。那双握着镰刀巡山开路的手依旧粗糙,但握画笔时有了沉稳又细腻的力度。

在辛碇镇,我还遇见了好多个“老全”和他们的作品。有的用10多米的长卷画下了家乡这些年的变化,有的把房前屋后的花草摹下来,又和同村的老姐妹一起用彩线绣出来……他们的作品,没有精准的造型,却有山野里长出来的粗犷与鲜活。

这个位于黔渝交界处的贵州小镇,为啥会有这样的艺术氛围?老全说,14年前,四川美术学院发了一批老师,他们带动村民们忙时种地,闲时画画。“也不教你咋个画,就给你材料,给你鼓劲呀。让你画身边的乡亲呀,庄稼呀,农具呀,牲畜呀,表达真情实感。”

老全的作品在北京展出后,乡亲们都喊他画家,他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:“啥画家,我就是喜欢画来耍。”大伙儿又夸他有艺术细胞。啥是艺术?他想了半天,说:“是我过的日子呗。”



立秋那天,从北京驱车一个多小时,我和爱人专程来到雄安,逛逛这座心心念念的城,游览芦苇飘荡、荷叶连连的白洋淀。

雄安二字,取自辖区雄县、安新县各一字,地名扎根千年历史,又藏着温润厚重的美好期许。

走进雄安,瞬间体验到了不一样的宁静。整座城市隐藏在绿树葱葱的森林里。看不到拥挤的楼房,也看不到喧嚣的车流,处处是鲜花盛开的公园绿地。下午驱车前往白洋淀。印象中的白洋淀,源自小时候看的电影《小兵张嘎》,以及作家孙犁的文章。而今置身其中,与乡亲们相处,电影里的场面与书中的文字再次在心头浮现,我忽然明白了,白洋淀不只是文艺作品里的故事背景,它是一片有骨气的水土。在过去的岁月里,淀边老百姓守着的不仅是芦苇和淀水,更是祖祖辈辈在这片土地上的日子和乡愁。

我们在码头租了一条小船。撑船的师傅姓魏,今年61岁,是本地北六村人。老魏个子高挑,皮肤黝黑,手掌全是老茧,一看就没少在水上风吹日晒。

小船划离码头,水波轻轻荡漾。我和老魏拉起了家常:“您一直都在淀上撑船吗?”

老魏立马打开了话匣子。他说些些年,淀边的老百姓,守着这一淀湖水过日子。打鱼、编苇席,天天起早贪黑,累死累活也挣不下多少钱。土地薄、收入少,家里老人孩子又要养活,守着家门口根本熬不出头。那时候的白洋淀,风景虽美,却留不住年轻人。为了糊口,许多人选择背井离乡,外出闯荡。

老魏曾经的生活和大多数乡亲一样。他小学毕业就跟着父母编苇席,起早贪黑忙活一

南京,文昌巷52号,童窗建筑馆。外面热浪滚滚,馆内一片静气。一场名为“如画的园林”的展览正在进行。

童窗是与梁思成、刘敦桢、杨廷宝齐名的建筑大家。上世纪30年代,经欧洲游历回国后,童窗奔走江南,抢救记录日渐稀少的园林,留下了许多珍贵史料。此次展览,展出的即是他当年的文字、镜头等资料。

童窗建筑馆,立足于童窗当年亲自设计的住宅。1947年,47岁的童窗仅凭三张图纸和“五十个晴天”的期限约定,在现址为妻子和孩子们建起一个家。当时的他,长期奔波于上海、南京两地,妻子身体不好,他要让这个新家 in 紧凑中处处充满生活气息。爱他的,特意在门上留了小小的门洞,方便猫进出。客厅斜上方开有一扇小窗正对卧室,即使女主人卧床休息,也能方便地查看家中动静……

童家后人一直居住在老宅子里,房子后来被列为江苏省文物保护单位。2020年,童窗之子童林凤离世。对于老宅的去向,童家达成一致,要对其进行长久维护,发挥更大的社会效益。自此,以“童窗”冠名的这栋房子,开始走出私人空间,蜕变为城市公共文化地标。

作为童家继承童窗建筑衣钵的后人,童明被推到了前面。

为了方便修缮童窗住宅,童明从上海回到南京工作,落脚祖父当年工作过的东南大学。就像一只风筝,无论走多远,他都被一根线牢牢牵着。高考那年,经家人劝说,他将志愿从数学改为建筑专业。他一度对学建筑很迷茫,以为建筑就是盖房子,直到后

见到老全是在镇街上,他正弓着背,握着手机拍照。一个牵牛的男人,两个聊天的老妇和她们脚下的黄狗,都被他装进了镜头。“你拍这些干啥?”我忍不住好奇。他有些害羞,挠挠头:“画画。”

画画?这话从年近六十的山里汉子口中冒出来,让我一愣。眼前的老全个子不高,穿着洗得发灰的黑外套,一说话就只晓得搓着两只粗糙的大手,咧着憨厚的笑。“你是画家?”我问。他赶紧摇头:“我是护林员。”但又指着河对岸,“那里头挂了我的作品。”没错,他说的是“作品”,不再害羞,而是骄傲。

辛碇乡村美术馆里,挂着不少老全的作品,油画和丙烯画,色块鲜亮,线条稚拙。老全画得最多的是肖像,晨雾中的女环卫工,夕阳下拄拐远跳的老汉、卖鱼的妇女……人物面容夸张朴拙,没有过多的技巧,却鲜活扑面,一个个像是随着季节从泥巴里长出来的庄稼。“他们是谁?”我问。老全拍了拍衣兜里的手机。“乡亲们。”“你学画多久了?”“没学过。”我又是一愣。

前年秋天的一个午后,老全护林回来,路过辛碇乡村美术馆,馆长招呼他进去坐坐,聊着聊着就递过一支画笔:“试试?”画画?种了大半辈子庄稼的老全哪敢想啊!画笔烫手,也烫纸。更不晓得画啥,那就画自己——天天溪沟洗脸又当镜,还不晓得自己长啥样?4天后画完了,笔触跌跌撞撞的。他歪着脑袋左看右看,画上的自己咧着大嘴笑,他也笑。他们都冲那个自己笑。

后来又画了油画《护林员》,茂密的森林里站着个穿巡山服的汉子,脚下的青草地上五颜六色的蘑菇像在蹦蹦跳跳。没想到,《护



▲水彩画《天平山风景》,作者张眉孙,中国美术馆藏。

大地

致骑手

唐筱毅

做个行者奔跑,流汗。试着把滚烫的太阳扛在肩上看着能否踩出风的形状

你在大街小巷像一尾鱼游着或者像一阵风掠过

这样多好。可以淋漓尽致地爱这个城市的正午和黄昏

你的车轮碾过柏油碾过火热空气里沉浮的喘息

我和弟弟参加工作以后,操持我们的婚事成为母亲心头的一桩大事,其间的辛苦用她的话说就是“单单打花糍粑都要打六回”。当然,母亲苦在其中,也乐在其中,因为每打完三回花糍粑,预示着她将得到一个儿媳,了却作为母亲的一桩热切心愿。

花糍粑在布依族婚俗里必不可少。在家乡,一桩婚姻的完整流程里,男方总共要往女方家送三次花糍粑。第一次是男女双方均有谈婚论嫁的意向后,由媒人带着亲友挑着花糍粑上女方家“相亲”,如果女方收下花糍粑,就意味着初步同意。女方会将花糍粑分送亲友,亲友们便心领神会——这家将有闺女出嫁,得提前谋划去吃喜酒。第二次是双方定亲,男方要请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人充当“押礼”,带领亲友团挑着贴有红纸的花糍粑、米酒、猪大腿以及彩礼等去女方家,商定婚期等事宜。第三次是接亲前一天,男方家提前做好花糍粑,在接亲当天交给去迎亲的亲友团。女方家会组织在迎亲的必经之路上拦截,男方的迎亲队伍使出浑身解数闯关,要么对山歌、喝拦门酒,要么玩猜谜语等小游戏,实在闯不过就撒花糍粑,趁拦截队伍拾花糍粑的间隙迅速过关。

每一次做花糍粑,母亲都会请亲戚们来帮忙。前一天晚上,父亲和母亲先将做花糍粑的糯米泡发。第二天,伯伯伯母们到来后,大家就分头忙碌起来。

电梯上上下下 门牌在掌心发烫
有一声谢谢像冰镇汽水突然拧开
这样多好。你把热浪踩成了有节奏的诗行

此刻梧桐叶垂着 蝉鸣拧成绳索
而你奔跑的姿势让整个夏天有了倾斜的美
当夕阳把影子拉长成另一条路
这样多好。你让每一份等待都抵达了它的地址

你的汗珠里藏着小小的海
你的背影把烈日雕琢成勋章
这样多好。可以如此沸腾地活着
在每一声门铃里种下清凉的震颤

花糍粑

王 杰

成黏稠的泥。母亲和伯母们也不闲着,抬来几张八仙桌拼在一起,铺上干净的白布,再拿来提前准备好的菜籽油和炒熟捣碎的黄豆粉。

糍粑捶打好后,母亲和伯母们开始揉糍粑。倒一点菜籽油,双手来回搓,确保每寸皮肤都能敷上油。热糍粑黏性强,敷了油后不易粘手,这样才能更好地给糍粑塑形。母亲和伯母们都是揉糍粑的能手,揉出来的糍粑个头匀称,又圆又光滑。糍粑整整齐齐晾晒在白布上,每隔半个小时翻面,直到完全定形。